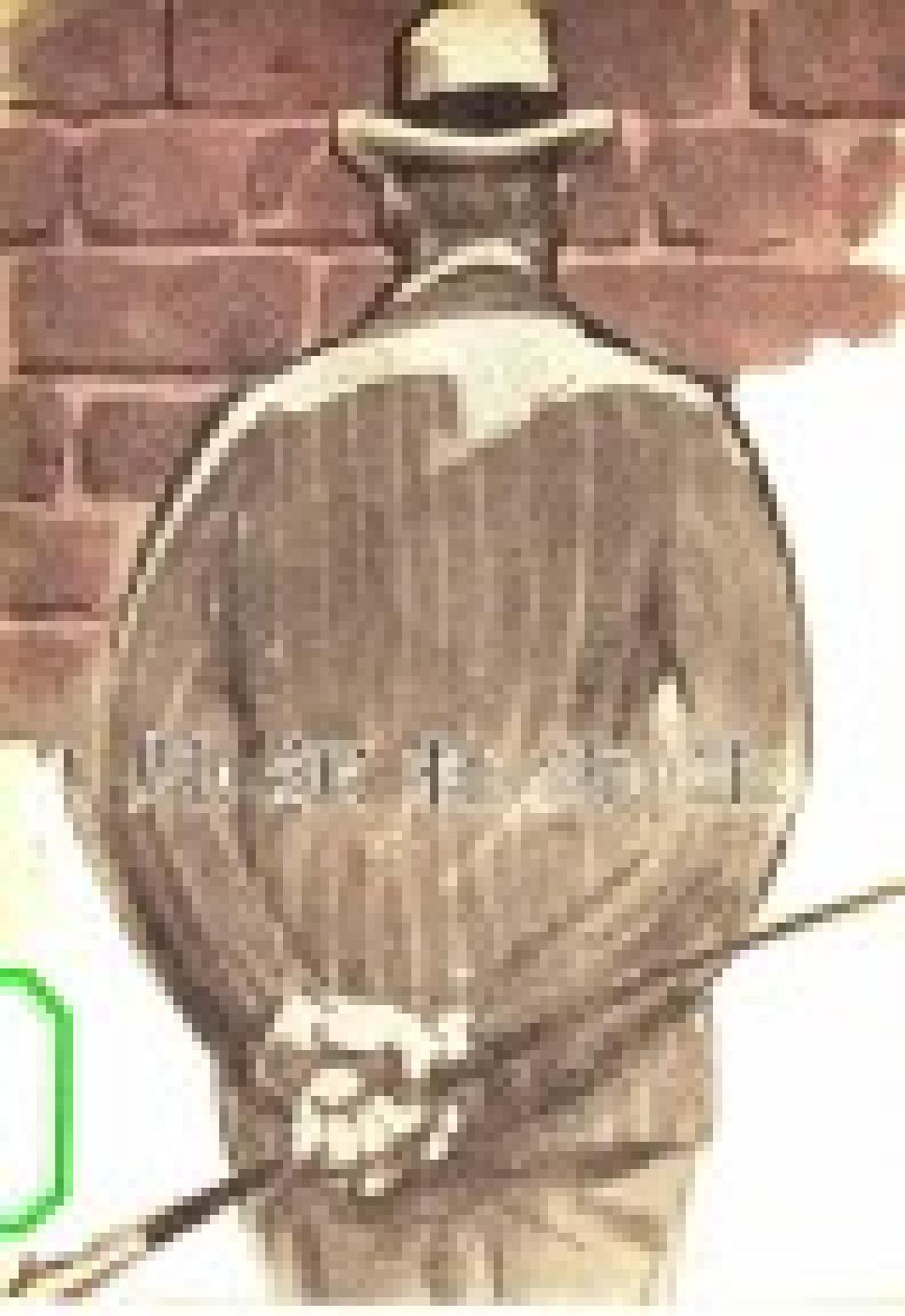




凡尔杜先生





凡 尔 杜 先 生

〔英国〕查利·卓别林著

金 人 譯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63·北 京

CHARLES CHAPLIN

Monsieur Verdoux

根据苏联《新世界》杂志 1947 年 12 月号

М・Абкина 俄譯文轉譯

凡尔杜先生

统一书号：10061·253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饭寺 12 号)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5\frac{3}{16}$ · 拼页 2 · 字数：90,000

1963 年 4 月新 1 版 (原为艺术出版社版)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6,000 册 单价：0.53 元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

凡尔杜先生



凡尔杜和李吉亚



凡尔杜和安娜蓓拉



凡尔杜和黎耐

通库悅酒店的門

隔着玻璃可以朦朧看見櫥窗里面的大小不同和各式各样的酒瓶子。

銀幕上出現字幕：

“庫悅的家……北法兰西的一个小城鎮。”

库悅家的饭厅

窗戶上高高挂着一个鳥籠子，屋子主人皮耶尔正躺在沙发上打呼噜。他的妻弟，若望，是个相貌不惹人欢喜的少年，正坐在桌子旁边看书。他扭轉身，推了皮耶尔一下子，叫他不要打呼噜，后来不能忍耐地跳起来，搬起自己的椅子，挪到屋子的深处去。梨娜和卡尔洛塔坐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打毛衣。卡尔洛塔是皮耶尔的老婆，是一个三十五岁，非常肥胖而又脆弱的妇人。她的姐姐梨娜四十岁，又瘦又高，一张土白色的脸，动作迟緩。

另外一个妹妹叫菲芭，是个活泼的小胖子，正在收拾桌子。梨娜走到桌前，想帮她的忙。若望坐到食物橱的旁边。这时听见从街上传来的铃声。蜷卧在壁炉旁边地板上的狗吠叫起来。略停。

卡尔洛塔：若望！

若望：（怒冲冲地）啊，你要干什么？

卡尔洛塔：这是信差……（略停）也許是姐姐捎来的信。

若望：（諷刺地，眼睛沒离开书本）可能是。

卡尔洛塔：难道你不能把书放下一会儿，去看看是谁来啦嗎？

若望：不行，我不能。

梨娜：你这样回答姐姐的話，也不嫌害羞！

若望：閉上你的狗嘴，不要在屋里刮过堂风！

菲芭：为什么你不做告訴你的事？

若望：哼，住口！

卡尔洛塔：和他說話沒有用处，菲芭……他什么事都不願做。

菲芭：这样就該强迫他做！

若望：（沒离开书本）有趣，誰能强迫我做这种事呀？

梨娜：如果父亲活着的話，他就会把你严加管教一顿！

她把桌上装着家伙的托盘端走。走过若望的跟前，

他的腿伸在外头，绊了她一下子。

梨娜：把你的大脚丫子拿开……把整个地板都遮住啦！……

若望：好像有人說过……你的脚（看梨娜的脚）就不是脚，简直是真正的坦克車！

卡尔洛塔：（提高声調）起来，做你应做的事去！喂！……

若望：（脑袋向皮耶尔点了一下）派你的老公去吧……我可是正忙哪：你瞧，我看书哪。

菲芭：去他的：卡尔洛塔……我去。（向尚若望）哎哟，你呀，懒蛋！

菲芭轉身向梨娜，从桌子上掉下了一只調羹。当她俯身去拾調羹的时候，梨娜把桌子上装着家伙的大托盘端起来。菲芭一抬身，脑袋从下面撞在托盘上，托盘飞到地板上去，两个盘子和湯碗打成了碎片。

菲芭：就是这样！你們瞧，他干的是什么事！

若望：好啦，你們什么都怨我！

菲芭：（拾起托盘，轉交给梨娜）哪，端稳点……

卡尔洛塔：如果你去取信，这件事根本就不会发生啦。

梨娜：菲芭，不論怎么說，你也該小心点……

菲芭：（收拾地板上的碎盘子，放进托盘）这是意想不到的事……我沒有錯。

梨娜：你往哪儿走，总得要看看……

菲芭：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个儿拦住道……

梨娜：好啦，别喊叫啦。

菲芭：你也别找我的麻烦啦。

从梨娜手里的托盘上滴下油汤来，滴到皮耶尔身上。

他醒来。

皮耶尔：他妈的……你小心点儿，老混蛋！

梨娜：你不能客气点吗？我不是你的老婆。

皮耶尔：活该！我有一个已经够受啦！

卡尔洛塔从桌子上捞起一只盘子，把它向地上一扔。

卡尔洛塔：够啦！住口吧！立刻住口！

大家都沉默地向她望着。卡尔洛塔直着嗓子叫。

卡尔洛塔：若望！立刻去把信拿来，没用的孩子！

若望：哎呀，快把我从这个疯人院撵出去吧，他们这儿老是罵我！

出去。其余的人们都回来做以前的工作。皮耶尔压制着打嗝儿。

皮耶尔：我的药丸在哪儿？

卡尔洛塔：在饭橱里。

皮耶尔：（吃完药）你们为什么这样吵闹？

若望走进，把信扔到桌子上。

若望：巴黎国家银行来的。

卡尔洛塔打开信封，从里面掏出另一封没拆开的信和银行通知书。读。梨娜和菲芭也隔着她的肩膀看。

梨娜：（略停之后）我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！

皮耶尔：什么事？

卡尔洛塔：銀行把咱們的信退回来啦。

皮耶尔：什么信？

卡尔洛塔：給賽麗瑪的信。銀行通知說，她把款取走啦，戶头已經取消。她連住址都沒留。

把信紙交給皮耶尔。皮耶尔仔細地讀着。

菲芭：应当報告警察！

皮耶尔：（繼續讀）为什么？

菲芭：啊呀，我的天，這可真不像是賽麗瑪——瞞着自己的亲人。这一定有什么不妙的事。

皮耶尔：（把信放在桌上）別替她担心吧。她是不需要监护人的。

梨娜：哼，別說了吧……五十岁的女人跑到巴黎去，嫁給一个认识不过两星期的人。

皮耶尔：別为了这事跑到警察局去吧！

卡尔洛塔：可是已经三个月沒听到她一点儿消息啦！

皮耶尔：这有什么？她正在度蜜月。

梨娜：什么他媽的蜜月！

若望：能和賽麗瑪相处这三个月的人本事可真不小！

梨娜：我不喜欢她把銀行里的錢都取走。这很不像

她！

若望：錢哪，當然現在都到了那个人手里啦！

皮耶爾：哼，不會，從賽麗瑪手里弄到錢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！

菲芭：可是看吧，他已經達到目的啦；她為他拋掉自己的家，拋掉咱們大家，把小鋪子也出發啦，而且嫁了他……所有這一切前后只不過兩星期呀！

若望：我很想了解了解他是怎麼搞的。

皮耶爾：你們想要控告他，要知道你們連一次面也沒見過他。

梨娜：這個嫌疑就足夠啦！是老實人就不会躲避開我們。

菲芭：我覺得發生了可怕的事情！

皮耶爾：噢唷，我可討厭你們啦！照你們的想法，如果賽麗瑪不寫信來，就是已經把她搶光了或者把她殺死了嗎？

卡尔洛塔：誰也沒有說過殺死她的話！

梨娜：我們可希望她活着。

菲芭：不行，應當馬上報告警察！

皮耶爾：請你們再等幾天。簡直是神經病！

卡尔洛塔：好吧，皮耶爾的話很對。咱們等兩天。如果那時候再接不到她的信，咱們就報告警察。

皮耶爾：我們還有這個新丈夫的一張像片呢。你們

把他藏到哪儿去啦？

一 卡尔洛塔：若望，到碗橱下面的抽屉里去找找。

若望已经又沉迷到书本里去了。他坐在离碗橱很近的地方。虽然很近，他却想反对一下，不过又想了一想。他没有站起来，弯下身去，拉出下面的抽屉。

若望：这不是像片！

把像片扔给皮耶尔。皮耶尔仔细地研究像片，妇人们都隔着他的肩望着。

若望：一只奇怪的鸟！

皮耶尔：要是这样的外表，能塞给顾客些货物，那真得是个伶俐的买卖人哩。

银幕上出现像片。

音乐。

小别墅。白天

字幕：“法兰西南部的一座小别墅。”

别墅的花园

凡尔杜流露着真正艺术家的趣味正在剪一丛玫瑰花。他一丛又一丛地移动过去。花园深处可以看见一只不很大的焚毁垃圾用的炉子。

邻近的花园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

男人：到什么时候他这个炉子才能烧完呢？好像它

已经冒了三天烟了吧？

女人：是的。就是为了这我有三天不能把衬衣搭出来晒啦。

又是花园

凡尔杜剪完玫瑰花，向屋子走去。看見一条正沿小径爬着的青虫子。

凡尔杜：小东西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話，会有人踏到你身上的。

他把青虫子放在邻居的柵板上，走进屋子。

过道里

靠墙的五斗橱上有个花瓶，还有一面鏡子。凡尔杜把玫瑰花插进花瓶去。他手里擎着一朵玫瑰花，不住气地聞嗅。对着鏡子照看自己身上，这时有敲門声音。凡尔杜在开门之前，先对鎖孔看了看。原来是邮差来了。

凡尔杜安下心去，开开门。

邮差：賽丽瑪·华尔耐夫人住在这儿嗎？

凡尔杜：是住在这儿。

邮差：有她一封挂号信。

凡尔杜：（接信，想要签字）好，謝謝。

邮差：对不起，老爷，要华尔耐夫人亲自签字。

凡尔杜：那么……請等一下。（上樓）

浴室

凡尔杜进。

凡尔杜：（大声）赛丽瑪，小亲亲……有你一封挂号信，我的天使。要签字……不，不，你就在浴室里吧……亲爱的，只要擦擦手，签字就行……给你钢笔……小心，你可不要受凉啊！……

他自己在收据上签过字，走出。

过道

凡尔杜：这，请收下……

把收据递给邮差，从他手里接过信。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，给邮差两个苏的赏钱。

邮差：（毕恭毕敬地行礼）谢谢……再见。

凡尔杜：再见。

邮差下。凡尔杜到饭厅里去。

饭厅

凡尔杜走进饭厅，坐在写字台前。打开信封，掏出一搭子钞票——六千法郎。然后读信。

信的内容：

“华尔耐女士：根据您的请求，特将六千法郎汇上，
账户存于本行之款业经清结，一并通知。马赛银行。”